



侠的精神文化史论

龚鹏程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龚鹏程 著

侠的精神文化史论

附
录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侠的精神文化史论 / 龚鹏程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8. 5

ISBN 978-7-80713-573-9

I. 侠… II. 龚… III. 侠客 - 文化 - 研究 - 中国 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4873 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济南文建印刷厂

规 格 160 × 230 毫米

23.25 印张 26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4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传统文化或文化史

侠客行（自序）

我的籍贯上写的是“江西省吉安县”，即古“庐陵”。自古号为文章节义之乡，是宋朝文天祥、欧阳修出生处，也是禅宗祖师青原行思的法脉发祥之地。

但文风传承，到了我父祖辈，显然已杂有许多武犷豪侠之气。因为乡居朴鄙，为了争资源、斗闲气，村子间经常械斗，教打习武之风甚盛。而村子里头，虽皆同为一公之子孙，却也免不了会有些冲突与竞争。所以角力斗狠，也颇为常见。这些事，我当然不晓得，都是小时候听父亲讲古时听来的。

父亲后来在所写《花甲忆旧集》里记载了不少他曾向我们讲述的片段。据他说，他当时在吉安县宝善乡七姑岭集福市担任保长时，曾经会过一些江湖道上的人：

不论江湖、教师及各方赌友，来到七姑岭一定会来看我。无论何方朋友来找我，先在茶馆喝茶，茶账早有人先付了。他们出了事，我会出面摆平，决无问题。他们也少不了一个我这样的人。我绝不会到公赌场



去拿一毛分。不要非份之钱，鬼也会怕。现在想来也真是的，吃自己的饭，管别人的事。但在那时候，我这个性，就无法忍住。

这时来了一位李老师傅，名叫李子玉，真有两手，他的点穴与打脾功夫到了家。他下手，可以准时死亡。如果一百天，绝过不了一〇一天，这是一点不假。父子二人，儿子叫李金生，比我年轻四岁，是父传子的功夫。李师傅原在景德镇鄱阳一带把水口，又是青帮老头。后来因战争回到吉安，由一位石工从安福县带到他家，就在他们杨家教这玩意。与教学别的功夫不一样，大概以一周为出师，专授点穴。

有一天，我们几人到值夏市去玩，顺便到杨家去拜访这位李师傅。

说来话长，那时延喜在学，我们家共有七人。正好那天延喜他们要出师，我问他们功夫如何，他们也说不上，因为李师傅名气很大，他们也不敢多问。只有延喜他受不了，嘴巴忍不住，向金生说，他没有学到，要向金生讨教两手。我们坐在一旁，希望看看他的招式。金生答应他，要延喜先上。

延喜从小有点根底，也拜过不少名师。延喜一出手，金生双手架开。上前一马，右手轻轻一招，延喜跌到近丈远，起也起不来，吓得其他人大为吃惊。金生对大家说明，是打的中央大牌，要用手法去推治。

那时延喜十分痛苦，满口白水吐出来。我们在一旁看到很着急，只是静观其变，看他怎样动手。那时我對他父子毫无认识。他把延喜反背起来，人往下一驼，再把延喜放在凳子上，用推拿功夫，五分钟恢复正常。他后来对我说明了打中央脾的道理。这又叫“五里还阳”。

他的意思和道理是这样的：出手轻重，三十分钟后会慢慢回醒过来。那个时代没有钟表，以走五里路为准，完全以防身、自卫，不伤道德。

我记得李师傅对我解释，这“五里还阳”的道理很有意义。老式的中国，交通不便，做小本生意，单行独跑。有时跑几十里或百余里之地方，没有人烟。这些地方，也是盗匪出没之所。当然做大买卖的商人是

不会从此经过。所生存的也只有些小盗。到时万一遇上了，就正好用打“五里还阳”的手法对付他。等我们跑了五里路远时，他回醒了，想追上来也追不上了。这就是所谓道德。

我后来还是拜了他为师。这实在不是出于我的本意，这完全是因李老无论如何要收我为徒。这是他的利益，好在这一地带开码头，这是后来的事。

正好延喜恢复正常后，有一位隔壁村的人，名叫毛大标，是个种田人，粗里粗气。那时他在值夏一位萧仁和的教头处学符法功夫，又叫寄打功夫，是用刀斩不入之神打。他们表演时确实如此，其中密道就不得而知。

此人奉他师傅命令来到杨家，找李师傅，一进祠堂门就叫：“李师傅，不准在这里教拳。”李问他却是为何。

他说：“你是骗人的，根本没有这门功夫。”

李当然无法容忍，答应他说：“你就来考验一下如何？”他也就走过来，叫李下手。

那时，李叫他一声：“老弟，这不是开玩笑，是要命的。我年龄那么大，出外面混了一辈子，出外靠朋友，你是不是受人指使来的？”

毛大标哪里懂得这些，逼着李下手。我在一旁又不便插嘴。

我看李师傅只用二指在他脖子上一点，他的头往右一侧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就走了。我看他好像很难过的样子。

几天后，李派人去问过他，但他不很认输。从此毛大标好像感冒一样，一天天病情加重。到了一月以后，值夏市也无法去了。后来李师傅叫他徒弟来找我。问我毛家有木有亲朋。

他对我说，毛大标只有七十天的寿命，要我转告他家。如果“毛”来请罪赔礼，他会给他药吃，治好。我也请过族兄立益去告诉他。但大标就是死也不服这口气，向他低头。

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。结果，从他到杨家算起，正好七十天，真是



难以相信，但是有事实证明。从此我对他这一手，感到惊人。可惜大标成了冤死鬼。

从此李也声名大振。后来，他们在别处教技，来到值市一带，也必定会来找我。此后我们接近的时间也比较多。他儿子金生对我都是哥哥后，我们十分亲近。我总是劝他父子，千万不可乱授徒弟，以免造成许多不幸。

他金生倒很听我的话，他每次到了七姑岭住在我店里，而且我们同睡畅聊，我也从不问他的功夫。他有时拖我起床，要教授我几下真功夫，我也拒绝。我不愿意学他的功夫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年轻时脾气不好，容易冲动，万一一时失手，损德。我不伤人，人不害我。

我现在后悔的是，没有学到他的药方。本来他徒弟根力，把他这本传家药书偷到了。根力不识字，就拿给我，要我帮助他抄下来，我却没有理他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后来李家父子要捉他处死，就为的这本药宝。如果捉到了，定会以他们帮规欺师灭祖论罪处死，谁也保不了。

有一次，金生来集福市看我，正碰上根力在我店中，好在他眼快，一看到金生，转脚往后门就跑，金生也眼快，也就往后门进去。根力在七姑岭太久了，转几个弯，不见人影。金生转回来，好生气的样子。我劝他：“算了吧！又何必一定要捉他，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
他才坐下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他不跟我父亲也没有关系，他偷走了我们的药典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有多么重要。如果这药书落到敌对手中，那还得了？这事要你帮忙，要他把药书放在你这里，我念他跟了我们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会放过他。但要他处处小心，不要给我父亲碰上。如果被我父亲捉到了，绝不会放过他。”

却原来为这药书要捉他，我哪里会知道？后来我才说根力也不对，我要他把药书一定要还他们。

后来根力在七姑岭也传了几个徒弟，整天跟我跑跑腿。

回想这些也很好玩。有一天，我考验他。我问他，你拿什么东西去

教人家，小心出洋相。他也常常在我面前握握手，试看我的底子。

那一天，我心血来潮，跟他较量几下，真没有想到，我一出手，他就跌倒了。他站起来问我是不是金生教我的。我才相信，李家父子没有传他的功夫。

后来，不久祖亮农场发生一件偷鱼的事。这场风波闹开了。他农场有好几位工人，是龚家人。一名叫立原的人，他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听到前面有网鱼声音，他跑去一看，是他们段家人，四五人正在挂网，鱼又不少。

立原说：“你们偷鱼。”段家人说：“鱼是泰和某村抓来的，绝不是你们农场的。”立原当然不相信，就跑过去要把他们的鱼网拿过来，有话明天再说。对方不肯。双方拉拉扯扯。

就在这时候，对方下了立原的毒手，名叫“五百钱”。这门功夫虽是普通，但要真正准点到家，实在还不容易。那时候正在抗战中期，难民又多，所以五花八门的东西特别多。道理是找钱吃饭，有些当然也是骗钱，花招百出，但还算在轨道上跑，不像今天台湾的社会，乱杀乱来，没有江湖规矩。

但当时立原毫不知情。对方下手之后，几人回段家去了。下手人叫段世洪，是他太太教他的。他太太又是从一凤阳婆处得来的。听说他太太是凤阳人，内情不详。

第二天早晨，立原回家报告祖亮。那时祖亮在中正大学，不在家，由祖亮老婆在家管理。这女人很聪明，通情达理，是南昌人。

明刚赶紧来找我，要我帮忙处理，立原把情形告诉了我。我一见立原，双眼红得砾砂一样。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眼珠痛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哇。”

我发现他情形不对，再拿他的手一看，我才问他：“是不是对方打了你？”他说没有。

我一时明白了，一定是你们拉拉扯扯之时，对方下了你的手。因为



他功夫没有到家，并不十分高明，所以一看便知。我告诉他赶回农场去。我即带了一伙年轻人到段家去，找他们的保长交涉。

后来他们村庄上也来了好几位仕绅，我就把情形说给他们听，不料他们不很接受，反而说，又是我大村庄欺侮他们。我一时向他们说不清楚，我告诉他们人命关天，我也暂时不跟你们理论，最好你们派几个人去农场，一看便知。我要去吉安请医师来，一切问题等我回来再来解决。我就叫带去的青年人，叫他们现在去段家附近，见耕牛就牵，目前不管那么多。

我转身就回去把情形告诉明刚。我说立原伤势十分严重。我现在要去吉安请李师傅来，我就赶紧包了一条船下吉安去了。

我到吉安直往荆泰寿糕饼店去。因该店老板也是李师傅的徒弟。说到“荆泰寿”，是吉安唯一有名的糕饼店。只要是吉安所管的地点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

我到荆泰寿，一问，正好他老师傅出来了，我即前去把事情告诉他，他也就即刻答应同我回去。

闲话少说。我去租了二匹马赶回家来。我也没有在家停留，即刻往农场去。我们到了农场，段家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候。他们看到立原情况，也十分着急。

他们段家这个下手的人段世洪，跑得不知去向，我也无闲跟他们说什么。带李师傅到楼上去看立原伤势。那时我叫他那段保长上楼来证明，人命关天，并不是我们以大吃小。他才道歉说，实在想不到，他世洪会出这毒手，真是畜牲。我说，现在我们必须说这些，说也无用，只要立原不死，一切问题都好解决。

那时李师傅拿出一颗药丸，只有花生米大，用一半，再用冷开水送下。他叫我吩咐点一支香，大概香烧到二寸时，立原说要上厕所，几个人扶他上厕所。这一泻，泻下了有一脸盆多的黑血，真是吓死人。再过几分钟，再上厕所去了一次，立原即恢复正常，以后吃了二帖水药，真

是药到病除。高明。

病人好了，就好解决。一切药费由段家负责。不过我帮了李师傅很大的忙。当时他告诉我，他的药丸要卖五百元法币一粒。结果我要段家给一千元一粒，又谢了他二千元，所以李师傅对我这个朋友十分亲切。

这一纠纷就这样结束了。等段家付完钱，我也把耕牛归还他们。所以他父子并不拿我当徒弟看待，完全以知己、好友相待。后来别人不相信我没有学到他的功夫，我再三声明，别人也不相信。就这样，后来一般江湖朋友来到集福市，一定来拜访我。

这时，有一位刘师傅，是一个大力士，手上的真功夫，那还了得。我记得在罗家墟之时，刘某在泰和一带教打。有一天在我们茶馆喝茶，当场表演一手，满桌茶点，少说也有几十斤，他一只手拿一只脚，离地尺多再放到原地，满桌茶水一点不荡桌上。

后来他到七姑岭来找我，求我化解他与李师傅一件误会。他把详情告诉我，我当时给他一个满口答应，此事包在我的身上。后来我给他们双方化解了一场误会。如果不是我，李家父子就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。那位大力士刘师傅也害怕他。他们是跑江湖，靠朋友混饭吃，遇上我这样的一位朋友，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。对我来说嘛，朋友不怕多，冤家只怕一个，人总会有遇到困难之时，哪晓得什么时候要人呢？

那年正月十五日，是我们家元宵节，十分热闹。没想到这一天大不吉利。我大嫂患女人病，十分严重，下部流血不止。像她十八九岁守寡，又没有生过孩子，竟会发生这种严重的病。所以一时大家手足无措，心无主张。

真是人有旦夕祸福，乡下地方又无良医。这一伙女人只知道去拜神求佛，我看情形不对，毫不考虑，包一小船下吉安去求医。

我到吉安，直往我姐姐店里去，一进门，我就对我姐夫说：大嫂病情十分危险，我来请医生。我把病情详细说了一遍，他赶紧出门去，要我在店中等他。



他店中正好有一位朱姓国术师。我在年底时跟他喝过一次酒，算是一面之交的酒友。我这人对江湖道上的人有好感，我喜欢他们的义气。他听我说，我姊夫要出去请医生，他一把拉住我姊夫，问他：“哪里去请？请谁？我就是！别人的事，我可以不管，舅舅的事，我不能不管。”就这样，我们租了三匹马，急忙赶回来。

回到家，天已黑了。我在路上半信半疑，此人会不会医病？又是个半醉的人，也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。

我未到家门，远远听见哭声，我想，恐怕没有了希望。我一人先冲进房去，果然大嫂不能言语了，像死人一样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那朱师傅也跟我后面。他用手一摸，笑说：“快弄酒来吃。”捉了一只公鸡，他把公鸡头放在房门坎上用刀一斩，血流在地上，划了一张符，贴在房门上，在祖宗前点香拜拜。他就说：“我们喝酒。”

真是个酒鬼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听他的，陪他吃几杯。他只是连说好酒好酒。我实在忍不住，说：“朱师傅，请你先去看好不好？”他才把酒杯放下，进房去动手。

这些女人只知哭哭啼啼，硬说没有用了。老朱叫我伯母拿一条长毛巾给他，他用双手在病人胸部慢慢往下扫。我嫂嫂的眼珠也就慢慢打开了，前后不到三分钟。他把长毛巾在肚部紧紧一绑，就这么几下，人全部清醒过来，说话像好人一样。即开了一药单，吃了两帖水药，就这样完全好了。这不是神医吗？

这下，把我大嫂的病医好了，他的医运也来了。所以说一个人做人做事，处处都是学问。人晓得什么时候要人？我只跟他喝了一次酒，人家对我有这样深刻的认识。我也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无形中遇上一位救命的朋友。后来我对他的报答，也是他一生中未曾料到。所以说，帮别人的忙，就是帮自己的忙。

后来我帮他赚的钱，难以计算。他是个迷迷糊糊的酒鬼，衣衫破烂不堪。两年后，在吉安买了店，开了一家木器店，黄金首饰用不尽。衣

住食行，行有一匹骏马。

当然，一是他的医道，二是他的运气。自从医好我大嫂开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远近数十里前来求请者不知多少。后来我家也成了他的家。每天有人来请他吃饭，有他一定有我。我不去，他也就不会去。当然我又不能不去，我真不去，人家一定生我的气。

乡下人比较重情，一个人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这个病人只要他去了，病一定会好，没有出过一点差错。说来真是神奇万分。死人他也可救活。

有一天，我们二人在七姑岭新善村茶社喝茶，我村来了一位妇人，哭哭啼啼来找朱师傅，说她丈夫前后不到几分钟死了。她实在不甘愿，要我请朱先生去看一看。站在我旁边一位我村妇人叫九姑的，她用手拉我的衣服，轻轻说：“人都死了，她哥哥去值夏买棺木去了。”要我们不必去，如果去了，怕会损害朱师傅的名誉。但我又怎么好说呢？

老朱听她说完之后，起身拉我说：“我们去看看。”我只好跟他走。叫这位妇人先赶回去，说我们马上就来，并叫她准备一斤多烧酒。我以为他酒虫又来了。

我二人一路回去，我看他在路旁采了一大把草，我也没注意是什么草。赶到病家，我一看，人真的死了，但我没有作声。老朱上前用手一摸，就在身上拿出来一大包银针。

他拿了一支有三四寸长的针，在病人身上各穴道下手。少也有五十针以上，前面打了，又翻身后面。针打完后，用面盆把烧酒倒下去，再点火烧烧酒。再又把这些草放进去，再拿出来，在病人身上乱擦一通。前面擦了往后面又擦。手续做完之后，老朱叫他老婆点一支香。告诉她：“香烧了一半，他有动静再来叫我，我在保长家喝茶。”说完，我们去了。

我们回到家，坐了不久，他老婆跑来叫朱师傅，说他会说话，请他赶快去。老朱叫她赶快回去，怕他跌下来就麻烦了，我们马上就来。

几分钟后，我二人再去他家，一进门，见他坐在门板上向我们点头。



老朱翻他眼珠看了一下，就开了一张药单，告诉他吃两帖就可以，我们就回来了。

就这几下，死人还阳。这位神医自然名扬乡里。说实在话，确实救了不少病人。他的几手我内心很钦佩。后来他的发展传到泰和境内。

人嘛，福到心灵，一点也没错。后来发了财，说话也有条有理，不是从前那样酒话连篇。

小时候听父亲讲说的族中轶事，当然还不止于此。我们小孩子对这些奇情侠举，是深深着迷的。父亲也曾为了逗我玩，教了我一套“打四门”的基本工夫。可是点穴打牌的本领，父亲也终究没能学会，却令我神往不已。

待我开始上学后，父亲就开始后悔他以前跟我讲太多江湖武打的事了。因为我啥事也不做，整天迷恋着武侠小说及连环图画，在那里头觅仙踪、养侠气。父亲每天都要趁着面摊子上生意稍稍得空时，出来捉我回去。

我经常在租书摊子里看得正入神，忽一耳光打来，或脑门上拍搭一巴掌，然后被揪着耳朵，提拎回家。回去后，母亲就痛打我一顿。她那时身强体健，打起孩子来颇见精神。通常总要打断一两块竹条或木板。并罚我跪。有时跪地，有时跪焦炭，还要端个板凳或一脸盆水。待打骂完毕，让我去做功课，他们去忙生意时，我就一溜烟又钻出去找武侠小说和连环图画看了。

这就像演戏一样，几乎日日如此。左邻右舍渐渐见怪不怪，任我哀号惨哭，也懒得再来管我了。而我则因沉溺太甚，功课亦日益荒疏，考初中时，便差点考不上学校，勉强蒙上当当时刚设立的台中市立第七中学。

然积习并未因受到了教训有所改变。我仍旧爱看武侠作品，且在行为上越来越倾向模仿那种生活样态了。

每天清晨我绝早便去学校。因学校尚在开辟建设阶段，遍地都是土石砖竹木板，我很容易地就在校园中找到一处僻静之所，搭了个寨子，浮为水泊，号召了一群徒友，组织成一个小帮派。每天在学校里打打闹闹，有时则溜到校外野地的河沟及竹林中去撒野。

或许这仍与小孩子们扮家家酒类似，只是好玩而已。代表了我对武侠世界的向往，离真正练武行侠之事，尚甚遥远。直到初二去逛一书展，偷到一册李英昂先生所编《廿四腿击法》之后，情况才开始改变。

李先生这本书很薄、很简要，但对我的启发极大。不唯教我以技击之法，实亦教我以技击之道。因为它专讲腿法。为何专门讲腿击呢？它开宗明义便分析道：“手是两扇门，全凭脚打人。”说腿的气力较大，攻击距离也较远，故克敌致胜，须用腿攻。这跟我们小孩子打架时的经验和习惯，实在太不相同了。令我初读时极为惊异，仿佛入一新国度。

试看他所介绍的技法，都觉得若不可思议而又似乎颇有道理。试着依书中所述，练习拔筋、劈腿、起脚，既学到了技术，也增益了不少知识。许多姿势招式，初看时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到，是因不懂得如何借力、如何走路、如何用力、如何平衡重心。弯下腰，手指也只能碰到膝盖，腰腿又不够柔软，怎能做得来书本上的动作？所以这就需要勤练，仔细揣摩做工夫。在不断体会中修正，而且也须不断进修以了解更多趋避进击之道。

这才从对武侠的浪漫迷恋逐渐转入实际武技的探索，开始去收集市面上所有能买得着的刀经拳谱、谈武论艺之书，回来钻研。

这时我便发现，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各种武功、人物及事迹，不完全真实，却也未尽为虚构。金钟罩、铁布衫、铁砂掌、一指禅、三才剑、六合刀，一一皆有其法式与原理，亦各有其传承、信仰及故事。

这些东西所构成的“武林”，则是在武侠文学之外，另一个神秘、有趣且极其复杂的世界。而各派宗师，各基于其技击理念与开悟之机缘，创立一套套拳法，其中必有独到之处。然亦有所谓的“罩门”，那是练



不到的所在，亦即其武学观念及技法构成中的盲点。

每门武术都有这样的盲点，就像西洋拳的拳击手从来不懂得脚也是武器；在跆拳道里，则手也只仿佛是漂亮的摆饰。习惯腰马沉稳的拳路者，对腾挪跳跃者即殊不以为然；大开大阖、长桥大马的家数，也瞧不起小巧工夫。反之亦然。思考其间之是非，比较其技击之术法与观念，洞察其特识与盲点，实在令人感到兴味盎然。何况，诸派之掌故历史、恩怨情仇，读来也确乎有趣。

当时有同学张哲文、房国彦与我一道切磋。每天我们在学校工地或校外河川沙洲上打砖头、劈石子、浸药酒来泡洗双手，用细砂子来插练。练到铁砂掌略有成效，劈空掌则未能成功。

拳套方面，我由弹腿练起，以北派长拳为主，兼习螳螂、劈挂等象形拳种。其实，只要找得着拳谱，我大概都会练一练。故各派拳法，几乎均有涉猎，虽未必能精，基本的道理尚称熟悉。

我有一种偏见，认为凡拳术能传得下来，必有书本子可以依循，所以访书重于求师，只须找着拳谱即不难据谱修练。这当然是受了武侠小说的骗，然而事实上仅凭口耳相传，恐怕也确实不免于讹误失传，因此流传拳种，大约都有图籍可以参考是不错的。

但据书修习，有两个困难，一是本身对拳理须有相当之理解，否则难以体会。因拳术玄奥，时有非文字所能尽意之处，欲因言求意、得鱼忘荃，须恃读者之善悟。其次则是中国的拳书，类似中国的艺术，如琴谱字帖，看起来只有一个个音或一个个字。这一音到那一音，这个字到下一个字，乃至这一笔到下一画之间，速度与力量各如何，并无记载。这并非忘了记，而是不必记也不能记，快慢徐疾及其间用力轻重，全凭使笔捻弦者自己去体会，并且由自己表现出来。故此均非客观性的谱，乃是要读者使用者“主体涉入”去参与之的知识。

我当时年岁幼小，见闻浅隘，所能体会者自甚有限，全靠苦参硬练，盈科而后进。除了南北拳路之外，器械以刀为主。也制作过一些奇门兵

器，例如铁骨锯齿扇之类。身上插十几柄飞刀，每天用一块旧砧板，挂起来射镖练刀。又绑了些铅条，绷在腿上练轻功。但因乏人指导，不懂得铅块须先浸猪血，据说因此伤了血。为了练轻功，去跳土坑，不慎撞到脚胫骨，摔倒在坑中，也几乎昏厥。练内家拳尤其感到困难，因其行气用劲之法，无深谙其道者指点，有时亦甚难凭空悬揣。

我的补救之道有二，一是朋友讲习，所谓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；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悦乎”，我日日与张哲文、房彦彦等对打搏击，在学校或南门桥下辟沙洲练打，喂招比式，拳拳到肉。由此获得了不少领会。故功夫系由实战得来，不是表演式的只懂得依拳架子打套路而已。

朋友间练得熟了，招数便觉得陈腐，这时就须辅之以游学。当时台中市各公园、学校、农场，早晨或黄昏都会有教拳的人。也有些人并不授徒，仅是爱其清旷，故晨夕皆来练功。我们常骑了单车去，站在一旁观摩研究。待人群渐散，便上前“请教”。这当然是很冒险的，许多人会认为这是来踢场子，因此说不得，也只好比划一下。

与友讲习，可增功力；随处游学，可增阅历，却也因此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。伤了筋动了骨，就自己找医书调药去治。治不了，才去国术馆推拿、接骨、贴膏药。三折肱而知医，对于人体经络穴位及基本用药知识，遂尚能掌握。参据医书及古验方，胡乱配了一些药酒来给同学们用，实验亦尚无大谬。因此胆气渐高，自己也试着创造几套拳路，教人家练练。

如此热衷武术，自然令我的课业颇有荒废，高中联考竟考到丰原乡下去了。

在丰原高中时，依然故我，继续练拳。我个头瘦小，可是谁也不来惹我。除了忌惮我的拳脚之外，我从武侠小说及武术传统中学来了一些侠义道中人处事之道，获益甚大。我不依附于帮派，也不真正建立一个帮。但这些帮派分子把我当成同道，不甚防嫌排斥；我也非独自一人，我有我的势力。在学校有孙武曾、徐盟渊等练武之讲友，另有一群人随



我练习。每周六下午，常约人来比试“讲手”。输赢均不结怨、不报复。校际或社会上的打架寻仇，我常预闻其议，却不介入、不参加。

学校对于我这样的不良少年，似乎还觉得可以忍受，所以也从来不予干涉。反倒是我们平时都在学校行政大楼边的草地上对打，每日午餐吃完便当后，也都到教师宿舍旁的废园子去练太极推手，显得有些招摇。幸而师长们毫不以为意，学校一位教官，还颇喜欢我们这个调调，谓孺子可教，传授了我一趟拳。

大约到高二、高三时期，李小龙影片大为风行，我甚迷其风采，尤其是他的后旋踢以及从咏春拳变化出来的短打寸劲，让我模拟练习了很久。而也对香港武坛大感兴趣，竟攒钱订阅了香港编印的《当代武坛》，以略知国际武术界概况。

因此，当时我所收集的专业图书与杂志，全是武术类的。我搜罗数据、寻访图书、比勘研读、亲身练习体验，而渐能融会贯通的治学工夫，全由这上面来，影响了我一辈子读书做学问的方法。后来在学界，看到新学说、遭逢学术论辩时，脑子里也不自主地就会浮现武打的类似情境。我手上已经没有刀了，但刀法融入了我的行事、言谈及运思之中。精力渐衰，且兴趣别有所在，亦不复能为昔日之搏击少年侠客行。然侠客之行事作风，也不免沦肌浃髓，成为我的人格特质。

可是，毕竟现在我手上已经没有刀了。对于武与侠，我曾入乎其内，但后来我又出乎其外了。

出入之机，在于进了大学。若不进大学，我必进入江湖道，做迟迟人，成为独行杀手或创帮大佬。可是侥幸考上大学，却使我有了重大的转变。当时我所就读的淡江大学，正是侠气纵横的时代。学长叶洪生，经常一袭长衫，在校园中煮酒论剑，间则推广京剧，在《淡江周刊》上，长篇大论，纵述中国侠义传统，出版《绮罗堆里埋神剑》，令我辈后生小子甚钦仰其文采风流。我本使拳任侠者，对于此种风气，当然颇为欣赏。